

生命只宜轻放

□王开林

唐代“诗魔”白居易有一首《简简吟》，感慨十三岁少女苏简简夙慧天成，却不幸夭折。其中两句诗千古传诵：“大都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”

三十岁时，我读《简简吟》，心中不免为之一动，但也仅仅止于一动。四十岁时，我读《简简吟》，心中不免为之一沉，这一沉，便是深入思索的开始。五十岁时，我读《简简吟》，心中不免为之一痛，生命的脆弱性已经一目了然。

不少电影观众喜欢看动作片。那些出生入死的孤胆英雄，百折不挠的复仇勇士，除恶务尽的武林奇侠，直捣匪巢的铁血刑警，与狼共舞的美女间谍，身陷重围的特攻队员，再算上超人、雷神、金刚狼、绿巨人、007、蝙蝠侠、蜘蛛侠、钢铁侠，个个都有九条命，纵然仇家、劲敌和悍匪将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，追杀得无处藏身，这些狠角色也能够绝地大反击、逆境大反转，堪比古代神话传说中历劫重生的“不死鸟”。结局往往是正义得伸，大仇得报，美梦成真，那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得以完成，很少有例外。你若问，剧情是否可信？我只能诚实地回答你，剧情的可信度不高，但观众对这类锄强扶弱、除暴安良、拯救地球、化解浩劫的“爷们儿剧”喜闻乐见，很少挑剔。

实际上，谁都知道：即使强悍的生命也只宜轻放，不可野蛮装卸，不可过度打压，不可反复冲撞，不可持久抑郁。这是基本常识。有道是

“可信者不可爱，可爱者不可信”，基本常识可信，却并不可爱，电影中的“不死鸟”处处颠覆常识，反而有大量观众击掌叫好。

两年前，一位外地的朋友患抑郁症自杀，年仅四十八岁。起初，他使用镇静药物，睡眠缺失和情绪低落还可以勉强控制。后来，病情加重，药物时灵时不灵。最终，他在一个雨夜跳楼身亡。这位朋友家庭幸福，儿女成双（龙凤胎），单位领导对他青睐有加，倚为股肱，应该说他的前途一片光明。巨幅的心理阴霾究竟从何而至，覆满他的心空？谁也说不明白。有人推测，他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环境保护主义者，对国内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忧心如焚；也有人猜想，他长期关心穷困山区少年儿童失学问题，总觉言轻力薄、见效甚微，为此郁闷难解。是耶？非耶？没人拿得准。他未曾留下遗书，也未对人说过“活着没意思”之类的沮丧话。轻生也许是一念之差，也许是心理长期抑郁之后的瞬间掉线，这个谜煞费猜测。

半个月前，一位好酒贪杯的朋友患心肌梗塞猝然去世，年仅四十五岁。这位高阳酒徒是个职业游荡者，有钱亦有闲，他自知受酒精伤害程度已深，仍坚信自己能够活到儿子读完大学，结婚生子的那一天。“我只要能做上一天爷爷就心满意足了，其他的懒得多想，及时行乐才是王道，别人贪求权势、金钱、名誉、女色，我只要求杯中酒不

空，这不算过分吧？”殊不知，酒是他的恋物，也是夺命的毒液。他的儿子才十二岁，距离上大学、结婚、生子还有若干年，他撒手而去，夙愿难了。

很多时候，生命都比薄胎瓷更容易破碎。我目睹过多起高速公路上鲜血淋漓的车祸，稍经碰撞，瞬息之间，那些原本鲜活的生命就变成了难以修复的碎片。我接触过一位罹患厌食症的女大学生，她骨瘦如柴，起因是父母离异导致其内心孤独，她长期住院接受治疗，体重不足七十斤。只要打开互联网，各类大大小小的悲剧就会纷至沓来，诸如马航失联、韩国客轮沉没、昆明和乌鲁木齐暴恐、美国公路枪击案，生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枯萎、殒谢、倾覆、破碎，有的附着带着过错，有的牵连着罪行，有的是病魔来袭，有的是灾祸降临。一个人活着，除非离群索居，否则就很难对或远或近的悲剧熟视无睹、充耳不闻。

我欣赏过丰子恺先生的《护生画集》，满心里印着八个字——“众生可爱，众生可悯”。若能参悟到位，我们就可拥有双重甲胃，一则护体，一则护心。因为“众生可爱”，我们就应该善待生命；因为“众生可悯”，我们就应该珍惜生命。舍此，若非浑噩，必多嗔怨，生命的质量又何从谈起？



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

□周涛

“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。”这句既非至理也不出名的话是谁说的？

是我。
有一天我和几位客人聊天，谈起不少的作家已经弃了笔，去做能赚钱的生意。他们说，你呢？你怎么看？

我就回答了这句话。
是的，人各有志，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。弃了笔的作家，也许值得羡慕，但我以为未尝不值得怜悯，因为他这样做就已经承认他一生没有力量完成文学这件事。一个放弃了初衷的人，在茫茫人世间，在每日每时的变化和运动中，他有选择的自由，但他的内心说不定是凌乱的。当然还有一些人，他们当初来到世上，就不曾抱有初衷，而只想凑热闹。现在热闹凑完了，也就该到别的地方凑新的热闹去了，社会永远不会只在一个地方热闹。

这种人一生在世，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做好任何一件事，而只想在所有能引起他兴奋的事中捞好处，压根儿不想能奉献什么。

这一切都发生在“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，失去了轰动，它已不再是社会热闹关注的焦点，于是，热衷于谈论《百年孤独》的人们，忍受不了哪怕只有十年的寂寞，

大势已去，真是“无处话凄凉”。但是，剩下的，并非淘汰的。恰似朱老总、陈老总南昌起义之后带队伍所经历的情状。那些坚韧的、抱业守志初衷不改的真作家们却像冷静的雪峰那样，清醒地俯瞰着世上的一切，他们看着雪水在春天纷纷离去而并不感到忧伤或孤独，相反，他们感到轻松和欢愉。

雪水自有它该去的地方。雪峰们却并不会因此“贫雪”。

有一座名叫博格达的雪峰就坐落在离我不远的位置，我喜欢远远地凝望它。它是蓝的，一种坚硬有质感的蓝。这种独特的蓝使它和天空的蓝区分开来，使我的肉眼能够看清它高耸于天空傲岸的轮廓。在阳光炽热而强烈的照射中，它蒸腾着力量和光芒，默然无语，缓缓呼吸，有如一位无所不知的伟大神灵。

你如果心态宁静地久久凝视着它。兴许会听见它的声音，听懂它的话语呢！“喧嚣的大势已去，崇尚创造的时候已经来了。”

这声音在我心里久久回荡，深深弥漫，一直渗入血液和骨髓。我感动、感激。

我心里说，“我的神，你算看透了我了。”

多年来，我做的所有的事其实都在为一件事做准备，所以，那些所有的事都不算事。

多年来，我东突西进，杀伐征

战，仿佛有点儿战果，而实际上是我始终没有摸到那件事的边缘。

多年来，我居于喧嚣的闹市，各种叫卖声嘈杂，起哄和讨价还价的叫声震耳欲聋；真诚的声音是微弱的，它还没有离开口唇就被可怕的声浪淹没得无声无息。

我也受到过扰乱，产生过疑问。这时候我就来到一视野空旷的地方，独自凝视那座博格达神。它仿佛能够医治我的灵魂，因为我信任它。渐渐地我就平静下来，在它的那种严峻崇高目光的俯视下，反省自己，物欲的骚动又会平息下去。我想，博格达呀，你一生中究竟做了多少事呢？你仿佛什么也没做，连一步也没挪动过，你一生所做不过就是屹立着，永远也不垮下去。你俯视着人们，冷冷地看人们争来斗去，生老病死；一代人的利害智愚随他们的肉体埋进土里，下一代人又重新开始那老一套。他们忙忙碌碌，终生忧烦，似乎有永远做不完的事，临死，到彻底休息的时候一想，原来什么也没做——笛声响了，时间到了。

所以人们老是想着：“要是能够重活一回多好……”重活一回的话，你愿意干什么：“干文学！”我说，“假如我有这才能。”

如果苍天不赋予我文学才能呢？

“那我只好……当一个问心无愧的中国公民。”

妈在我家的那些日子

□罗东勤

去年国庆节期间，姐把妈送到我家，千叮万嘱咐让她一定在我家住一段时间。妈当时答应得很痛快。

没想到姐走后第二天，妈就念叨着回家，说她夜里做了个梦，梦到老家院子里的花草早了；说家里的老母猫快生小猫了，该给它重新做窝；还说有个亲戚的孩子要结婚，忘记给人家留礼金……总之，妈觉得哪个理由都需要她赶紧回家。

哪能让她马上走呢？我说我最近工作忙不容易请假。妈就信了，说周末再走，不耽误我上班。所幸三四天就这么过去了。

有一天，姐突然打电话来，说妈熊她了，埋怨不该带她到我家，让她天天和坐牢一样。姐说，这是咱妈呆腻了，不好意思冲你发火，才打电话把账赖到我头上。姐让我给妈找点活儿做，别让她闲着。我嘴上应着，可实在不想不起让妈做什么活儿。

一天下午，我正上班，妈打电话给我，问晚上做什么饭。我想了想，告诉她熬稀饭，或者等我下班再说，怕她不会用厨房里的那套家伙。妈说她早就暗跟我学会了操作步骤，熬个稀饭没问题。

晚上单位加班到很晚，等我回到家，妈已经睡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还在睡梦中，迷迷糊糊听到妈叫我，看我提着旅行包，站在床前，我揉着眼赶紧坐起来，诧异地问：“你这是干吗？”妈说：“我要回家了。”说完就潇洒地出了房间。老太太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我措手不及，抓了件外套，趿拉上一只拖鞋，我就撵出了卧室：“你这老太太，要走也不差这一会儿吧？”我一边拥着她坐到沙发上，一边急速地想对策。

妈气呼呼地冲我嚷：“你非把我留在你家做什么？我连稀饭都不会熬，光在这里等吃，这不是让我受罪吗？”说着说着，竟委屈地抹起了泪。

原来，昨天晚上老太太兴冲冲地熬了一锅稀饭，本来已经做好了，她还想再熬黏糊一点，结果去做别的事儿时，把灶上的稀饭忘了，等她闻到糊味，稀饭早成一锅黑了。

“不就一锅稀饭吗？糊了再熬就是了。”我安慰她，

“你非要走我也不拦你，我先去单位请假，别让领导揪着。”妈虽然点头，还是一脸不信任。临走前，我打开电脑，让她跟着视频学老年保健操，还答应一回来就送她去车站，妈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。

那天，我一直到中午才回家，告诉妈，单位检查，大家都忙晕了。妈信了，又安心地呆了几天。她找到了要干的活：把家里所有的被子换上被套，把能找到的针线活都寻了个遍，连孩子的破书包也一针一线地缝补好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妈悄悄问我：“你单位不忙了吧？该送我走了吧？”

我说你要能坚持两天，就可以搭我同学的车直接回老家了，他说最近要来省城办事。

妈也认识我同学，琢磨了琢磨，就动心了，问等多长时间，我说就这一周吧。我同学确实跟我说过要来这边办事，但具体哪天我也不清楚。

妈安静地呆了一个星期。这一星期，她跟小区里的老太太学会了老年保健操。我暗喜：妈终于淡忘了回家的事，可以安心地住一段时间了。

那天我一进家门，妈就跟我她说手机欠费了，还跟我她说她打了四个长途电话，有一个是打给我同学的，说我同学最近不能来了，厂里事多。她还晃晃手机说，幸亏打电话要到了你同学的电话号码，要不然还不知等到什么时候。

没办法，再也找不出让妈留下的理由，看她归心似箭的样子，我决定给她过完生日就送她回老家。

生日那天我订了蛋糕和鲜花，又订了一个宽敞的单间，叫来了我几个要好的朋友。之前妈并不知道她过生日，我只说朋友们想见见她。自从我爸过世，妈就没让我们给她过生日，但那天妈显得又意外又激动，这是她唯一没提回家的一天。

第十九天上，我把妈送到车站，妈说，明年她还要来我家。我故意摇摇头说：“你想想，俺也不让你来了，住这两天还不够你生气的，让你天天跟坐牢一样！”妈说：“我想来就来，来了你不会不给我开门！”说完她哈哈大笑起来，七八十岁的老人笑得和小孩一样率真。

